

子虛記

第三冊

〔清〕汪藕裳著 王澤強點校

中華書局

子虛記卷之壹

〔清〕汪藕裳 著 王澤強 點校

中華書局

文仲明設帳授徒

趙湘仙改裝尋父

盤古初將天地分 三皇五帝定乾坤 唐堯虞舜

天下 夏禹商湯享 周武翦商天授命 東

之後失人心 諸侯強盛凌王室 五霸縱橫挾至

子虛記

第三冊

其鹿 劉項紛爭漢業成 四百年來終獻帝

子虛記卷二十六

釣金鱗苔華尋樂 醫乳母文炳得封

却說永平公知蕙林到來，便道：「大哥不若出外，共信伯閑話一回，不必在此氣悶了。」振舜道：「我不去見他，他口舌伶俐，何必受他取笑！」玉舜道：「他何能知道？況被父親責打，取笑甚麼？昔日同學時，他未見過不成？怕他則甚？」振舜道：

「閨中妻妾不相和，潑悍裙釵累丈夫。以致高堂加責備，教人寧不慚愧多？他家現在妻連妾，世嫂看承姊妹如。信伯向人常得意，我對他真覺面顏無。碧簫聽了東君語，揮淚含嗔蹙翠蛾，低說自然該怪我，佯佯而去步如梭。」

振舜兄弟一同出會信伯，在夢梅軒坐定、飲茶，說了幾句閑話。

祭酒楊君笑口開，說了聲，方纔弟在友雲齋。候安來把先生見，爲甚神情帶怒懷？且看世兄同不樂，是何緣故費人猜。振舜一聽紅生面，丞相難禁笑起來：信伯料知其內故，有心究問不應該。

振舜道：「我就知你不能不說，信伯纔一相問，你便已露了口風。」

欲告之心想見之，待吾且自說他知。楊兄未曉今朝事，又爲番姬鬧一時，我怒極難當方動手，嚴親爲此杖刑施。蕙林聽了連聲笑，怪道先生怒不支。若據這般來說起，世兄原本罪難辭。既知世嫂含酸意，只應該，撇下番姬勿再思。底事幾回生口角，欲拋不得太情癡。却因數日寒家住，竟迷戀佳人白玉姿。

子仲，不是我取笑你。

此情是你本非該，當曉如君有了胎，世嫂得知焉肯罷，豈饒你，風流學士俏多才？世兄只說權瞞過，可知他，妒婦之心並不默。須振作，合思裁，此後將其盡撇開。略振夫綱休服軟，一任他，嬌妻美妾等塵埃。經不得，今朝待欲終身絕，明日又，枕冷衾寒不可挨。依舊歸房陪笑臉，殷情求懇要和偕。玉舜尚未聽完畢，點首難禁笑滿腮。連叫長兄聽見否，世兄之語合吾懷。

總是陪過小心，所以縱成了嫂嫂不怕人的情性。

自古男兒氣自豪，豈容婦女百般驕？雖然恐怕旁人笑，你越聲低彼越高。始則無非思挾制，漸漸的，由心真不畏人嘲。慢言鬧得高堂怒，弟等旁聽心也焦。兄又愛憐番國女，情深意密不能拋。一時間，疾聲厲色相爭鬧，片刻又，壯氣雄心盡化消。嫂嫂久知兄性格，自然閑氣任他淘。縱然大鬧閨房內，不過三朝與五朝。依舊長兄陪盡禮，何曾真個不相饒？

大哥，以後嫂嫂再若鬧時，也不必怕人恥笑，索性每次相爭，休得少讓一些。

縱使高堂法不寬，父親責打有何慚？強如身被閨門辱，須在人前無赧顏。說得振彝惟點首，蕙林帶笑又開談。內人若與吾拼命，定要和他絕數年。怎肯一時忘記了，反被他，將人當做懦夫看。振彝拱手稱承教，我也何妨竟這般？祭酒楊君重笑道，弟還有話向君言。先生曾把賢閨秀，許與承先結了緣。略長務須常化道，何愁情性不幽嫻？振彝聽了慚還笑，此是因其母不賢。

信伯，你放心便了。

何須爲此不寬胸，斷不使，小女他年有母風。且看令郎英偉器，料其不與泰山同。蕙林笑道難先定，外貌何能決始終？君亦頗多男子氣，雄風因甚讓雌風？振彝啐道休胡說，低首難禁面又紅。丞相笑言今日裏，風來畢竟大王雄。平時雖則雌風盛，這一回，豪氣能教透九重。學士道言還亂說，子明你敢笑愚兄？吾今已是將妻打，兄弟尤其不恕容。文相回言休打我，只要能，威風常使內閨中。振彝難忍腮邊笑，立起前來打宰公。文相起身忙閃過，說了聲，果然振作十分凶。蕙林忙把振彝扯，三位軒中笑語濃。太守喬公剛走進，見時不覺展眉峰。

說道：「我恐二位賢甥煩惱，欲來排解片時，却不道這般作樂。」三人斂笑相迎，一同坐定。玉彝道：「舅父可是自友雲齋來的麼？不知父親可曾平怒？」喬公道：「他怒和不怒也看不出。但此時同蔣郎在那裏講究丹青。」玉彝道：「如此是已經消怒了。」

左右重呈一道茶，飲畢了，蕙林啓口問茗華。小山去歲從軍去，聞得說，賢嫂夫人病在家。目下未知痊愈否，想來近況必然佳。喬公見問將言答，真個人間少有他。夫主在家常惱恨，病中日日

只吁嗟。百般調養難痊愈，各樣皆嗔小子差。夫去從戎今半載，更無一語念天涯。病軀反倒輕強了，醫藥而今不用加。但我夫妻惟一子，被臨湘調去戰胡沙。迢迢萬里懸生死，念及教人意似麻。昆仲聞言呼舅父，莫愁邊地少鶯花。但求此去全師勝，自有威名播邇遐。顯姓揚名榮父母，褒功受賞始堪嘉。喬公微笑無言語，閑話移時日影斜。

蕙林別去，甥舅同入內中。此晚振旌宿住在秋海棠軒，碧簫因丈夫未共金蓮同住，怒氣略平，忍着耐恥，依舊與衆人言笑。

次朝爲請霍蘋香，姑嫂人人共豔妝。查氏茗華新病愈，亦來相聚在中堂。佩環聲和飄蘭麝，盡都是，春壓雙彎翠黛長。忽報珍珍小姐到，聽前邊，雲牌三扣響叮噹。重門開放魚軒歇，梁國夫人彩袖揚。婦女一班齊簇擁，內中迎出衆紅妝。登堂彼此殷情現，錦簇花園坐兩行。一道芽茶呈獻過，嬌娥細細叙溫涼。

珍珍問侍女道：「太老爺與二位老爺可在府中？」侍女回道：「太老爺退朝半晌，二位老爺尚未歸來。」正說處，衛公已走入內中來瞧繼女珍珍，見禮畢，恰值梁玉映、梅彩霞、韓雲娥到來。衆人接進，都見了仲明，仲明問彩霞道：「寄郎怎未同來？」彩霞道：「隨着曾祖母認字呢。」

仲明又乃問雲娥，你雙親，去歲相同出帝都。到了江西曾寄信，今春尚未接來書。可曾字付賢甥女，千里家書到也無？韓氏雲娥聽得問，淚珠將欲滾秋波。回言甥女空思念，雁杳魚沉可奈何？言訖略將身退後，階前來了兩家奴。

原來兆彞之妻張氏錦瑟，奉翁姑之命，由江西入京，已到府中。家人稟報仲明，命碧簫妯娌出接。錦瑟入來拜見叔公，又拜文氏夫人，與衆小姐從頭相見。此刻各人的僕婦、侍兒及江西到的婦女皆在廊上，也不知多少。

錦瑟堂中禮拜完，回頭含笑向廊前。輕開絳口呼姨妹，可入堂來見一番。只聽嬌音稱曉得，廊前步入小紅顏。身嫋嫋，態媚媚，約略芳齡十二三。却生得，皓齒明眸容秀麗，紅腮粉額色鮮妍。見人未語先含笑，嬌小如花劇可憐。小姐諸人齊見了，愛他花貌盡欣然。仲明問道誰家女，錦瑟從旁代答言：「侄媳母姨歸鄭氏，止生一女始髫年。姨夫姨母皆亡故，姨妹流離江漢間。幼小無依遭拐賣，族兄攜妹變銀錢。剛剛賣到南昌府，侄媳是，問彼之名喚紫烟。方曉母姨親養女，故而留帶在身邊。」仲明點首言稱是，未可將其侍女看。當下紫烟俱拜畢，衆千金，齊呼鄭妹禮相還。

仲明復問錦瑟道：「存仁已去從征，翁姑自必悬念。」錦瑟道：「翁姑知他好武，一意功名，却也無甚牽記，只令侄媳來京，候其回轉。」仲明道：「侄孫珍郎目下五歲，留在南昌，可否上學？」錦瑟道：「尚未讀書。」仲明道：「珠郎與珍郎同歲，今春始入學攻書，芝郎也在學堂了。」言罷，命浣香着人收拾碧桃仙館，與錦瑟居住，自己出外去了。高麗容、左繼芬、霍蘋香前後到來，中堂相見，惟喬夫人、文氏夫人、沈瑤娟只覺得不甚入群，見後各自走開。

此時堂內衆蛾眉，彼此殷殷笑語陪。一共住人十六位，好一似，名花競豔開芳菲。滿堂美女顏如玉，吳國夫人獨占魁。只有彩霞容不及，座中時向衆人窺。看他們，金裝玉裹如花貌，一個個，環

佩無聲彩袖垂。出嫁的，冠佩添妝交絢爛；有功的，宮袍繡彩映光輝。就猶如，瑤池會上群仙子，綺羅裳，金翠輝煌錦作圍。看罷彩霞私贊歎，侍兒又復進茶杯。蘊仙笑謂蘋香道，去歲賢哉姊姊歸。妹子至今思不置，匆匆將已一年違。蘋香答道奴歸後，每日也，思念芳容在內閨。目下仍然相聚首，是從夫無奈別親闈。

左繼芬道：「姐姐來京，可否到公主府內？」蘋香道：「翁大人言貴主懷孕，故未前去請安。」芳姿道：「我等怎尚未知？想必是張駙馬告與馮尚書的了。」高麗容向慧容笑道：「姐姐完姻最久，目下可有了喜信？」慧容面紅不語，回看玉映身旁立着那小鬟粉蝶，忙笑道：「你又來了，我甚是想你。」衆小姐聽了，看那小鬟，皆說：「好一個美婢。」珍珍道：「若同鄭妹比較起來，正是乳燕雛鶯，珠圓玉潤，令人可愛。」玉映道：「此乃家母女鬟，妹子愛他，時常隨着。」慧容便扯過粉蝶。

眼看花顏喜十分，笑攜粉蝶贊連聲。眉細細，目盈盈，嫋嫋婷婷可我心。我有侍兒人六個，誰能及此小娉婷？奴將求懇賢哉姊，擬奉明珠賣美人。否則願將雙婢換，可能慨贈一枝春？宛陵女伯惟含笑，半晌沉吟不出聲。陶氏浣香回首笑，問姑娘，莫非將此贈查君？諒情是，天孫解識牽牛意，故欲向銀河置小星。喬氏慧容微笑，奴心愛此畫中人。欲思留伴妝台側，却不道，梁姊全無割愛心。左氏繼芬含笑說，慧容姐姐欠分明。宛陵不贈如花貌，這是要，留與臨湘列畫屏。一衆玉人皆好笑，齊言賢姊太多情。梁家小姐紅香頰，帶笑低低啐繼芬。錦瑟盈盈開口笑，臨湘奉旨下番城。未知約在何時戰，可有封章上帝京？衆等皆言今半載，捷書不久亦當臨。嬌娥一衆同言

語，侍婢芽茶二道呈。

雲娥坐近錦瑟，低問父母在南昌署中安好，錦瑟一一回答。

浣香吩咐設珍饈，宴擺園中望杏樓。僕婦一班同奉命，侍兒早已捲簾鉤。衆佳人，緩行同到花園內，一壁言談一壁游。春日融融春景麗，園中處處暗香浮。登樓再把春光賞，燦爛芳菲樹影稠。女樂筵前呈巧技，輕敲檀板轉歌喉。杏花萬簇紅相映，人面花光對酒甌。一衆嬌娥俱大悅，直飲到，夕陽西下暮雲流。

當下女客皆起身辭酒，方始終筵，又飲清茶一道。各家香車寶轎伺候停當，麗容、蘋香、繼芬三人陸續告辭，浣香留下彩霞，錦瑟留下雲娥，芳姿留下玉映、珍珍，俱未歸去，皆到錦瑟的碧桃仙館坐談。碧簫到底心中不樂，已回房去了。外面早進來了振彝、玉彝，與錦瑟見禮，問了伯父母的安，方共珍珍、玉映相見。

並見雲娥與彩霞，料知他，四人住下不歸家。多時未見梁家女，難得今能款住他。文相不由偷閃目，看了看，佳人顏色似桃花。依稀依似笑還非笑（一），鮮豔丰姿最可誇。堪怪孫公不做美，怎誤他，及時出閣妙年華？佳人能不心煩惱，豈願東君歷塞沙？正值永平私忖度，芳姿小姐啓銀牙。

鄭妹，你年紀幼小，不妨過來見了我兩位哥哥。

昆仲聞聽轉目瞧，果然見個小多嬌。芙蓉一朵盈盈面，楊柳三眠楚楚腰，笑暈淺生紅頰上，春風濃映翠眉梢。真美秀，又飄搖，玉貌依稀似小喬。招展花枝來下拜，早已是，嫣然笑綻小櫻桃。

一雙兄弟齊還揖，總愛他，俊俏嬌姿難畫描。尚未知其誰氏女，同呼嫂嫂問根苗。

錦瑟又述了一遍，振舜道：「紫姑年歲幾何？」紫烟已自應道：「十二歲了。」錦瑟笑道：「女孩家這樣不怕生人！」永平公見他有些相像慧芝，由不得回頭向慧芝一笑。慧芝只道他笑自己與玉映相見，不覺杏頰一紅，低說：「二哥再如笑我，我便告訴他們昨日何人受杖。」永平公道：「我笑的紫姑娘與你丰神仿佛，這又何妨？你却如此利害，我明日定告你先生責備。」振舜道：「二弟不要混鬧，出去罷。」錦瑟笑道：「二妹的先生可是蔣將軍？」永平公笑應道：「蔣將軍就是公公。」

慧芝羞愧不能當，回轉身來退入房。走過慧容攜粉蝶，問二哥，可曾見此俏梅香？丰姿綽約如花蕊，婢女之中實少雙。妹子十分心內愛，殷情求贈一枝芳。奈何梁姊多慳吝，未許移栽別院牆。丞相回頭觀美婢，無言微笑對紅妝。

振舜道：「果然容貌不同，但未知表妹要他何意？」雲娥笑道：「欲爲查君納寵，怎奈小姑不贈美人。」永平公笑道：「表妹欲做賢名，世妹自然不允。」慧容也笑道：「我欲沽名釣譽，却被二哥道着了。」振舜道：「此婢何名？」玉映答道：「粉蝶。」玉舜道：「姓甚麼？」玉映道：「姓花。」玉舜由不得笑道：「這是宿花蝴蝶夢魂香了。」

衆人聽了笑顏生，學士方將喚弟行。只見有人傳稟道，裴府的，香車寶轎又來迎。尚書要接夫人轉，說是家中有事情。煩惱芳姿心不悅，裴侯姊丈不相應。一宵未肯相容住，接取之人又上門。衆位紅妝皆不語，一齊帶笑望珍珍。珍珍也自生慚色，面泛紅霞告永平：就請二哥傳話出，遣回轎

馬復裴君。可言姊妹皆留住，今日奴奴不轉程。文相點頭移步出，廊前立定命家丁。可教轎馬都回去，上復裴侯得曉聞。務要相留三五日，請他且慢接夫人。家丁答應忙忙退，姊妹欣然共起身。欲往春暉堂上去，振彝兄弟也同行。仲明正與同堂妹，閑把當年舊事論。看見千金人五位，齊齊出座面含春。玉人共把安來候，斂袖殷情見仲明。

仲明命五位小姐坐下，向珍珍道：「孫太傅自以年高多病，屢欲乞休，並薦裴子湘自代，而朝議未以爲非。目下天子雖不許太傅退閑，大約一二年內，孫公必不肯再理朝政了。」珍珍道：「女婿自愧無才，難居相位，擬待他時上本諍辭。」仲明笑道：「此乃子湘謙虛太甚。」

略談數語把身抬，回喚兒們出外來。因是內中留女客，今宵自去住書齋。玉人五位來房內，坐向窗前笑語偕。玉映時時低粉面，忽然歡笑忽如默。慧容見了桃腮笑，倚香肩，悄悄輕將絳口開。賢姊心中如有事，可因那，天涯風雨暗牽懷？

賢姊呀！

去秋曾已擇佳期，又不是，劉阮重來舊徑迷。何以仙源無路人，忽與人馬挂征衣？臨湘雖則多惆悵，賢姊也，未免心中少興些。前日查郎還說及，怎無消息到京畿？旁人獨自多牽記，姐姐原該挂念伊。可爲征人時不樂，奴奴所料定非虛。宛陵女伯顰眉笑，低說君言亦太奇。念甚天涯風共雨，不須當面笑相譏。但看令嫂該思念，爲甚的，全沒些些感別離？說到此間難自禁，早不覺，櫻桃口內忽長吁。頓時紅滿芙蓉面，無奈還將玉頭低。只怪慧容多促拍，故將此語向人提。

芳姿、珍珍俱假作未聞，談笑一回，慧容姐妹別去。次日又相聚中堂，十分熱鬧，連着茗華也樂不可支。午飯後，仍到園中鬪草尋花，登樓倚閣，任意嬉游。玉璘自內閣歸來，見過父親，也便到此。

罷政歸來意自如，入園看見美人多。鶯啼燕語花如錦，春柳條條映翠蛾。小姐幾人磐石坐，看侍兒鬪草覓青莎。一觀文相前來了，立起齊齊叫二哥。走近永平相見畢，春風滿面對嬌娥。將言告與珍珍道，可怪無情義妹夫。今早侍君同共退，他背人私地告吾知。道其堂上無人伴，他必要，接妹回家奉阿姑。我道雖然該轉去，被家嚴留住奈如何？當年相待如親女，目下因而未肯疏。我把此言來對答，子湘方始一言無。珍珍帶笑惟稱好，料定今朝不接奴。丞相略觀梁小姐，待將開口又躊躇。芳姿笑道兄須說，莫不邊廷有捷書？

永平公道：「今日臨湘侯有本人都，奏說已到安南，見過一仗，大獲全勝。大約收服此邦也還容易，告慰聖心，飛書馳奏。」芳姿道：「海外捷音真來得快速。」

永平見說答芳姿，每遇軍中奏捷時，一日總行千里遠，憑他風雨要奔馳。妹於營內應知道，奏捷之書那敢遲？所幸出兵將半載，捷音已得上丹墀。臨湘不愧孫公薦，爲國辛勞概可知。但只小山真可笑，他今諒已變獸癡。從軍身往安南去，當曉家中父母思。上本人都堪附便，全無一字寄京師。

珍珍笑道：「他不戀父母猶可，怎竟忘却『無雙』？」慧容道：「大約今歲總可歸來，也免爹娘思念，但未知臨湘侯可曾有信寄與二哥？」玉璘道：「有的。」慧容道：「可說及哥哥安否？」玉璘道：「他却

未提及，存仁大兄信內說是小山在營躲懶，不大肯上陣交鋒，臨湘侯也自由他，出兵時不甚派遣。」

說着偷將玉映看，只見那，佳人面上忽生歡。低頭雖但調鸞袖，楊柳眉邊喜氣含。喬氏慧容多好笑，永平暗暗也欣然。當時轉步徐行去，也自閑游處處觀。意欲來尋張錦瑟，出兵之事向他言。行來仰視平台上，有幾位，紅粉佳人倚畫欄。密葉濃陰遮日色，柳條漾綠映朱顏。碧簫妯娌同於此，隨也登台見一番。告說大哥書寄到，身於外國甚平安。父親命弟來園內，將此言於嫂嫂前。錦瑟聞知心甚喜，鶯聲低說謝蒼天。但求早早班師轉，以免高堂日挂牽。丞相躬身言正是，料來今歲必將還。說完仍把平台下，繞走花陰心自閑。鶯燕爭喧春景麗，看一群美女戲池邊。茗華正坐青方石，素手纖纖握釣竿。自釣金魚低着首，寧神注目看塘間。紅裙拖映青青草，柔弱佳人態度翩。瘦面雖無開笑魘，芳容似覺帶歡顏。水晶盆內盛清水，候釣金鱗二女鬟。韓氏雲娥旁首坐，眼觀池內倚香肩。池邊更有如花女，嬌小娉婷鄭紫烟。若見魚來含着笑，在旁便把玉纖彈。游魚驚覺悠然逝，空下魚鈎釣甚難。查氏茗華回粉面，低言鄭妹太貪玩。幾回皆把魚驚去，釣多時，累得奴奴兩臂酸。

紫烟笑道：「嫂嫂又不是嚴子陵，釣魚則甚？」茗華道：「偶然行樂，親自釣他，欲放在水晶盆內擺設房中。」

空勞設餌下魚鈎，未許金鱗向此游。妹却有心彈手指，不看他，來時緩緩去悠悠。茗華道罷仍垂釣，池面飛花逐水流。巧有一魚剛釣到，弱紅妝，嬌柔難把釣竿抽。雲娥助力方提起，此際茗華

樂不休。釣得金魚長九寸，銜鉤跳尾在竿頭。水晶盆內將魚放，撇下魚竿命婢收。侍婢歡欣齊共笑，佳人對此更消愁。盈盈一笑低言好，頓展雙蛾喜色浮。池畔娉婷同取樂，却不道，有人花底暗凝眸。永平偶看嬌娥戲，立花陰，密密重重樹木稠。

要看茗華可能釣得魚來，爲此花間少立。果見他釣起一魚，對魚含笑，永平公暗想：小山如若見此，不知要怎生狂喜呢。

吾今未便再觀瞧，若遇人來必見嘲。豈曉無心花下立，必於背後笑輕佻。永平想罷方回步，只見風前繡帶飄。女伯蘊仙經此過，後隨一婢始垂髻。膽瓶手捧花枝插，拂柳分花佩韻搖。絕代佳人行冉冉，名花不及玉顏嬌。永平一見心深悅，笑說道，今日吾身太寂寥。回到房中人不見，方曉得，卿們在此共逍遙。但知逐伴尋歡樂，問芳卿，忍把檀郎竟自拋。女伯聞言抬目視，隔花陰深處望迢迢。秋波早見池塘畔，不覺春生柳葉梢。笑說花間窺美色，有緣難得是今朝。永平一笑紅雙頰，便道夫人話太刁。若被小山知此語，又將平地起波濤。

哪，夫人，現有石台在此，何不且少坐片時？

滿園浪說盡名花，那及夫人玉貌佳？使我對卿觀不足，誰人更去看茗華？卿卿自有傾城貌，莫把他人美色誇。道罷近前攜玉手，蘊仙粉頰起紅霞。低言奴要池邊去，看那仙娥戲水涯。若共君家花底坐，被人看見是誰差？姑娘幾位應嘲笑，奴有何言可對他？利齒伶牙諸姊妹，笑奴兼要笑君家。

呀，那邊慧容姐姐來了，快些放手！

哄得東君把手鬆，玉人帶笑去匆匆。永平無奈嬌妻子，說了聲，少坐花間竟不從。諒我可能饒過你，除是你，今生永不進房中。蘊仙不答飄然去，撇下花前一宰公。便也徐徐移步走，看花隨意繞西東。園中多少青春女，蘭麝香噴粉黛濃。忽見翩翩飛彩蝶，看梁家美婢隱花叢。春寒故未拿團扇，只一幅鮫綃在手中。粉蝶花間思撲蝶，身材嬌小性玲瓏。一觀蝶落花間蕊，悄悄輕輕帶笑容。忽把鮫綃來舞撲，奈何蝴蝶又凌空。幾回趕逐空勞力，累得他，粉汗凝腮兩頰紅。彩蝶偏生多湊趣，剛剛飛近永平公。

粉蝶着了急，忙叫道：「丞相，蝴蝶飛來了。」

永平聞喚把頭抬，果見翩翩蝶舞來。袍袖一抬剛剛捉到，手擎彩蝶笑顏開。梁家小婢多歡悅，欲接之時退復挨。似畏永平來見責，故不敢，近前接取近三台。玉璚一笑言無礙，汝且來前勿自猜。未識要他何用處，可是與，千金簪上鬢邊釵？

粉蝶始應道：「止是相爺猜着了，求賞給小婢罷。」永平公親手遞交，囑咐道：「如送給小姐，不要說是我代你捉到的。」粉蝶應了一聲，却向永平看了兩眼。玉璚笑道：「怎不接去蝶兒，看我則甚？」

粉蝶方纔接過來，不提防，後邊走到一裙釵。彩霞梅氏行來此，文相羞紅上兩腮。因是心中憐此婢，恐他見了要疑猜。彩霞生性多誠實，猜不到，丞相心憐此女孩。只說偶然相遇見，並不知，心虛相國愧於懷。玉璚不待他來到，先自將身便走開。只爲在園時已久，恐嚴親要說不應該。即忙

便把花園出，款步行來到外齋。不見父親堂內坐，只惟有，寶梁在此獨徘徊。

便道：「世弟不讀書，在此想甚心事？」寶梁立定答道：「聞得姑娘現在府中，欲待問安，又不便請見，故此躊躇。」玉舜道：「要見不難，你可到鳳儀堂候着，我令僮兒傳話，請來相見便了。」

道罷重將世弟呼，今日裏，臨湘寄你一封書。未知所說何言語，何不將情告與吾？公子笑言來信內，無非是，叮嚀窗下用功夫。永平笑道非因此，看你神情似揣摩。若有疑難當直說，我何妨，爲伊調處免躊躇。寶梁帶笑低頭立，半晌之間一語無。

只見振舜走來，笑道：「二弟，你不見世弟先前接到臨湘侯來信，惟恐人觀，即時收入懷中。我看那封皮甚厚，似不止一封信。」玉舜忽笑道：「我曉得了，必是臨湘侯寄信宛陵，無從投遞，封在世弟信中，令去送交，可以無人知道。」

怪道方纔欲問安，却原來，背人欲去把書傳。思量當面親交付，問你因何不肯言？夫寄妻書何所礙，怎因父母恁相瞞？寶梁笑道雖然是，怎奈婚姻尚未完？人若聞之應要笑，何能暗裏寄書函？

振舜笑道：「你不必抵賴。」寶梁道：「委實並無此事，姑丈如欲寄書，怎不令差官送到梁府，却交給我來？」振舜道：「送到梁府，交與年伯世兄不成？豈不要怪你姑丈不該如此？」

只惟付你没人知，你本他兒那敢遲？自必送交梁小姐，平安兩字慰相思。歸期先向閨門告，免愁煩，花燭成親自有時。內裏緣由吾盡悉，不須向我說虛詞。寶梁公子聽言罷，也自低頭笑不

支。但說世兄真亂道，回身便自下階墀。

玉舜笑道：「大哥不該向他如此取笑臨湘，成何話說？」振舜道：「誰教他不說實言？」世弟那裏去？」寶梁道：「鳳儀堂去。」

永平聽了笑吟吟，回令僮兒請宛陵。且說花園梁玉映，相同衆位俏佳人。良辰美景隨心賞，侍婢前來稟一聲。現有僮兒傳話入，蔣家公子候安寧。鳳儀堂內求相見，來請千金到外廳。玉映回觀諸姊妹，紅雲頓向粉腮生。低杏頰，啓櫻唇，令婢傳言謝蔣君。可說我因身不快，未能相見出中門。侍兒答應方將去，文氏芳姿說且停。笑展雙蛾呼姊姊，不妨相見出園亭。既然欲把安來問，莫負殷情一片心。玉映無言生愧色，低頭一直款湘裙。梁家侍婢都隨去，傍柳穿花竟自行。剛到鳳儀堂後面，却逢學士弟兄臨。齊呼世妹忙相讓，玉映嬌羞也側身。緩緩徐徐行過去，弟兄相顧笑顏生。永平回首重觀看，果見他，彩蝶翩躚舞鬢雲。暗想佳人簪鬢上，越顯他，丰姿俏麗態盈盈。振舜喚弟休重望，昆仲行開不必云。

却說玉映到了鳳儀堂，寶梁上前見禮，含笑問安道：「自杭州入都，未見姑娘已經一載。今日仍到膝下請安，孺私深慰。」玉映道：「我與蔣公子昔時相見，猶若至親，故今日不復回避，相見照常，切不可說這些言語，使人難受。」寶梁應了一聲。玉映道：「令尊諒必身安。」寶梁道：「父親安好。」

春風滿面叫姑娘，今日裏，姑父傳書到帝邦。嚴戒寶梁勤苦讀，諭知慈體甚安康。一書另外來封固，囑令將其好好藏。命送姑娘當面遞，背人呈覽自登堂。幸逢機會來文府，當面親交不費商。